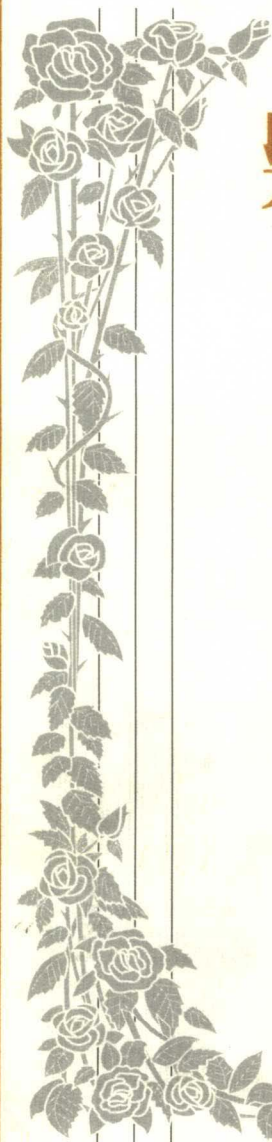




星座传记丛书

ПЕТР ЧАЙКОВСКИЙ



柴可夫斯基传

【苏】库 宁 著
林晓霖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座传记丛书

ПЕТР ЧАЙКОВСКИЙ

柴可夫斯基传

【苏】库 宁 著
林晓霖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98-00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柴可夫斯基传/(苏)库宁著;李明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6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126-3

I.柴… II.①库…②李… III.柴可夫斯基,P.(1840~1893)-传记 IV.K835.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874 号

ИОСИФ КУНИН

ПЕ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58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6 开 18.25 印张 261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23.00 元

前言

伊·弗·库宁所著的《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一书的出版,满足了广大读者许久以来想阅读伟大俄罗斯作曲家传记的要求。

作者研究并采用了直接或间接反映作曲家复杂人生道路的新的历史材料来进行写作。在本传记中,传主柴可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创作高潮中度过的青年时代非常重要,作者对其作出了新的阐释,并考察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与民歌之间的诸多有趣的联系。作者对贯穿作曲家全部创作活动的“命运”主题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作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戴之情,用抒情的笔调刻画了柴可夫斯基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使其栩栩如生。

本书没有详细描述柴可夫斯基生活的所有侧面和细节,也没有分析他的音乐作品。如想了解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旋律的特点、歌剧与交响乐的结构、管弦乐、钢琴曲与浪漫曲的风格,读者可求助于其它书籍。本书的特点是再现柴可夫斯基精神世界与思想境界的逐步形成,揭示其内在矛盾及永不凋谢的魅力的形成。

揭示作曲家及其创作活动与时代的广泛联系,有助于读者理解身为作曲家的柴可夫斯基和为艺术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彻底战斗的进步活动家

前
言

的柴可夫斯基志向的一致性。这个斗争是全书的核心,是描述他创作活动,描述他与同代人及作为后人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指南针。

阿·阿利什万格

❖ 目录

前言/1

第 一 部

第一章 “我是格林卡的产物”/1

第二章 在家庭中/9

第三章 可怕的岁月/20

第四章 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之后/30

第五章 选择人生道路/38

第六章 彼得堡音乐学院/44

第七章 在莫斯科/56

第 二 部

第一章 春暖花开/67

第二章 《大雷雨》/77

第三章 结识“雅各宾小组”/89

- 第四章 再谈巴拉基列夫小组/100
- 第五章 比死亡更有力量/110
- 第六章 光明与阴影/115
- 第七章 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125
- 第八章 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136
- 第九章 一八七七年/148
- 第十章 《叶甫根尼·奥涅金》/159
- 第十一章 第四交响曲/168

第 三 部

- 第一章 艰难的岁月/177
- 第二章 在故乡/187
- 第三章 荣 誉/202
- 第四章 与命运决斗/213
- 第五章 《黑桃皇后》/223
- 第六章 俄罗斯音乐界领袖/233
- 第七章 最后的歌声/244
- 第八章 第六交响曲/253
- 第九章 柴可夫斯基与俄罗斯/260
- 柴可夫斯基生平与创作大事记/274
- 柴可夫斯基的主要音乐作品/278

第 一 部

❖ 第一章

“我是格林卡的产物”

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正上演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而献身》，这是在淡季举行的最平常的演出，因为上流社会的观众还没有从庄园和近郊别墅返回首都，但这又是一次特殊的演出。这一天，十岁的彼得·柴可夫斯基生平第一次聆听了格林卡天才的歌剧。

车子到达剧院门口时，演出已经快开始了。步入雄伟的大厦，从未见过的奇异的世界立刻展现在眼前。香水、灰尘、颜料、灯油的气味汇成一种剧场特有的馨香。观众的喧嚣中传出乐队调音的音响。忽而，长笛细声细气地吹出短短的乐句，忽而，低音提琴威严地发出柔和悦耳的嗡嗡声。紧接着，小提琴响了起来，它似乎小声唱起了一首忧伤的歌，刚开始唱又中断了。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柴可夫斯卡娅喊了一声在走廊里耽搁的儿子们，就走进狭窄的空包厢。大儿子开始认真细看用红色和金黄色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剧院大厅，细看顶棚上的希腊诸神像，小儿子依偎在母亲身边。包厢里，正在调试的乐器声音听起来更加分明了。他觉得他们像古老神话中的玩具，瞧准时机，自己奏起乐来，并且谁也不理会别人，只

顾自己卖力。其中一个爬上音阶的高处，又如同淘气鬼一样飞快地滚落下来。另一个像个勤奋的小学生似的，顽强地重复一个怎么也学不会的句子。大鼓赞许地敲了一下，声音并不大——对了！就是这样！小男孩把手放在丝绒护栏上，低头望着下边在灯火和金色装饰中光辉灿烂的深渊，他的目光越过一排排座位，飞向舞台。此刻，第三次铃响了起来。

从顶棚垂落下来的巨大的枝形吊灯摇晃一下，就开始异常轻盈地上升，直至消失在顶棚内。大厅里光线暗淡下来，然而乐队灯光闪烁。幽暗中，一个人影穿过乐队，站在中央，与舞台相对，这无疑是乐队指挥。刹那间，一个短促有力的动作，于是——啊！奇迹发生了——乐队发出了洪亮、令人目眩的巨响，弓子在琴弦上走来走去，齐声应答。又一声巨响，更高亢，更明亮，带有回声。突然，木笛小声接着奏起刚才小提琴那直透心灵的旋律，如波浪一样交替出现的音响，时而是轻柔的风，时而是庄严的轰鸣，时而是抚慰，时而是威胁和扰攘，时而又是宽广辽阔的抒情。

在乐队的欢呼声中，帷幕徐徐上升。舞台上，一群脚穿草鞋、头戴高高的毡呢帽的农民，站在木屋雕花台阶前，庄严地唱着歌。歌词听不太清，铭刻记忆中的只有自信而严峻的一句话：“我无所畏惧！我视死如归！”还有亲切而自豪的称谓：“俄罗斯”。在欢快的舞曲伴奏下，美丽的农妇们身穿带花无袖长衣和毛呢裙子来到台上。后来，两臂垂着华美的薄纱衣袖，留着浅褐色长发辮，扎着鲜红头带的一位少女，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遥望着田野唱了一支歌。

突然，少女敏捷地转过身来。一个体格健壮、神态威严的庄稼汉出现在舞台上。“这就是苏萨宁，是彼得罗夫扮演的，”妈妈小声说，“你们看，他走到安东尼达跟前了……”在此之前，小男孩知道彼得罗夫是一位著名演员，可是看着台上上了年纪的庄稼汉晃了一下头，若有所思地说：“不要向往婚礼了！婚礼不会举行了！”此刻彼得忘记了这点，他觉得穿着薄纱衣袖的少女安东尼达身边站着的正是苏萨宁本人，他满腹心事，郁郁寡欢，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小男孩想到敌人会杀死苏萨宁，他的心痛苦地缩成一团。

在雄伟的铜号声和顽皮轻快的小提琴旋律中，第二幕开始了。台上

长着蓬松胡须的波兰地主和浑身洁白的舞女们在波洛涅兹舞曲声中轻盈地移动,一会儿,热烈的克拉科维克舞旋风般掠过舞台,紧接着奏起玛祖卡舞曲。唱得很少,包厢里几乎听不到歌词,但对剧情却一目了然:那边,在俄罗斯,正准备艰难地抗击来犯之敌;这边,毫无顾忌的、妄自尊大的敌人在寻欢作乐。

第三幕和第四幕像在梦中一般一晃而过。乐队里响起令人不安的熟悉的铜号声,在波洛涅兹舞曲声中,身穿铠甲的不速之客走进苏萨宁的木屋,他们的铠甲发出闪闪的寒光。于是无畏的苏萨宁把他们带向茂密的森林,带向死路。瞧,这漆黑的密林深处,白雪覆盖的古老云杉,暴风雪拖长的忽高忽低的呼啸……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但它全变了!迷了路的敌人何等恐惧与慌乱啊!他们昔日的傲慢和寻衅之态烟消云散了!只有苏萨宁保持着庄重和从容。他为什么走向毁灭?在这漫长可怕的黑夜,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面对敌人?安东尼达的未婚夫及战士们怎么还迟迟不到?没有答案。“敌人察觉到实情了!……”这充满极度悲伤的、坚定铿锵的话语动人心魄。痛苦的呼声冲出苏萨宁的胸膛:“我的女儿安东尼达!你是在号啕大哭中与我离别的,你料到我将一去不复返!”

敌人清醒了。乐队又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但它充满了绝望和不安,没有丝毫快活轻松的意味了。白雪皑皑的森林上空升起了橘红的朝霞。凶恶疯狂的敌人向苏萨宁猛扑过来。乐队沉寂了,帷幕徐徐落下。

又一声响亮、石破天惊的巨响,尽管没有歌词,旋律却庄严而清晰地表明了坚不可摧的心声:“我无所畏惧!我视死如归!我为俄罗斯而献身!”台上活跃起来,人很多。男孩的心与众人一样剧烈地跳动着。但似乎有什么在妨碍他尽情欢乐,欢呼的人群上方似有阴影笼罩,冲淡了喜庆的气氛。此时,安东尼达和她的未婚夫及苏萨宁的养子万尼亚出现在人群里。寂静中,响起了孤儿哀悼死者的悲伤而孤独的歌声。这温顺的诉说多么熟悉而亲切!它的每个音符都拨动心弦,减轻人们心头的哀伤。

节日的红场灯火辉煌。众人高呼“光荣、光荣、神圣的俄罗斯!”台上的号手们吹得越来越起劲,悠扬的钟声压倒了乐队和大合唱。《光荣颂》气势磅礴,似奔涌的浪涛吞没、席卷着一切。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帷幕缓慢地落了下来。母亲不安地低头望着儿子苍白又幸福的面孔：“小彼佳^①，你累了吧？”孩子摇摇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感激地紧握妈妈的双手。“科利亚^②，你满意吗？”科利亚停止了鼓掌。是的，他也非常喜欢，尤其是舞蹈和全剧的结尾。剧场前的广场上，一辆租用马车在等待柴可夫斯基一家。一路上，彼佳一言不发。音乐仍在他耳际回荡。

一八五〇年当柴可夫斯基首次听歌剧《伊凡·苏萨宁》时，歌剧天才的作者并不在首都。他住在华沙，以避免彼得堡恶劣的气候及驱散首都生活令人酸楚的印象和回忆。一八三六年，《苏萨宁》首次上演时，就遇到来自宫廷和贵族阶层的敌意。音乐的人民性引起他们的反感，以致他们到处宣扬说，在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小饭馆里，都可听到这种歌曲。这些权贵对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依然态度冷漠。演出还没有结束，沙皇尼古拉一世就率先离开剧场，给别人做出了榜样。尽管如此，格林卡的两部歌剧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看来正是由于这个成功，一八四三年当局就把意大利著名歌剧团请到了彼得堡，每周让它演出好几天。

下一个演出季节里，留给俄罗斯歌剧团的只有每周的星期日，而到一八四六年时，干脆把它打发到莫斯科去了。只在每年的春末和秋初，来到首都的俄罗斯歌剧团才被允许在亚历山大剧院和马戏院与独幕轻松喜剧及哑剧轮流进行演出。

歌剧《苏萨宁》是为人民而写的，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可是在首都彼得堡，它一年才上演三次。在莫斯科也不例外。而且，演出时布景简陋，服装破旧，舞台灯光昏暗。《鲁斯兰》似乎被所有人遗忘了。格林卡的管弦乐曲更是鲜为人知。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五日的音乐会上，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及《阿拉贡霍塔》舞曲获得巨大成功的消息令格林卡惊讶万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或许一向反感器乐曲的观众如今完全变了，或许是我怀着深情写的这些乐曲真的超出了我的期望。但不管

①② 彼佳和科利亚分别是彼得和尼古拉的小名。——译注

怎样,这出乎意外的成功令我感到格外兴奋。”

然而,一燕不成春。多年来,严冬笼罩着俄罗斯,寒冷使人血液凝结了。别林斯基撒手人寰,格拉诺夫斯基沉默下来,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侨居国外……这种环境令格林卡感到窒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无法工作。他又构思了一部歌剧,一部交响曲,但因为听众太少,动笔不久便都放弃了。一个最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在风华正茂时几乎完全终止了艺术创作,这是尼古拉专制体制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不,在捍卫俄罗斯艺术的斗争中,尼古拉一世从不袖手旁观。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政权竭尽全力摧残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化的幼林,折断并连根拔掉其嫩芽。尼古拉一世在用警察恐怖手段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死寂中,庆祝了自己登基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八五〇年,正值柴可夫斯基十岁时,存活下来的十二月党人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和“毁灭性的高加索”慢慢地消逝,他们是前四分之一世纪最进步、最正直、最有才气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第二代革命者——彼得拉舍夫斯基革命小组的成员正在苦刑监狱里死亡,精神失常,耗尽精力。乌克兰伟大的人民诗人舍甫琴科正在干旱的里海沿岸大草原充军。普列谢耶夫被流放到奥伦堡独立营。后来柴可夫斯基为他的诗谱写了不少浪漫曲。俄罗斯最深刻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流放地维亚特卡收集大量令人痛心的素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监狱服苦役。刚刚由奥地利宪兵引渡给沙皇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参加者、别林斯基青年时代的朋友巴枯宁在彼得保罗要塞单人囚室里受煎熬。一八五〇年,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缺席判决了赫尔岑,他永远被驱逐出俄罗斯。就在同时,根据沙皇的命令,俄罗斯伟大的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受到警察局监视……

一八四八年西方发生革命事件及俄罗斯境内出现革命危机的苗头后,书刊检查变得极为严格,俄罗斯文学面临因窒息而猝死的危险。尼基坚科教授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当今社会正迅速陷入野蛮状态,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拯救自己的灵魂吧!”

专制制度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这场悲惨的决斗并不是由偶然的、暂时的原因引发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封建农奴制度正

在艰难地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延长自己的垂死挣扎。受奴役的农民大众开始行动起来。远在革命者狭小的圈子之外,俄罗斯一切正直的、有思想的人们都自发地起来反对农奴制度及其主要支柱——尼古拉沙皇的帝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一针见血地断定,尼古拉一世是“不准议论!”的化身,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一次“议论”自然都包含着抗议。如果没落的社会制度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如果它只能靠谎言来对付它所畏惧的现实,那么反映实际生活的真话便成为一种暴露。

对于尼古拉的体制来说,格林卡的音乐正说出了权贵们无法容忍的真话,它向卑鄙的农奴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个制度践踏、扼杀成千上万的苏萨宁,在军营里鞭打致死成千上万的萨比宁,让无数的农村姑娘变成满足老爷们各种任性要求的玩物。在决定性的年代里,在俄罗斯,按照列宁的说法,“一切社会问题都归根于反对农奴制度及其残余的斗争”,^①格林卡的音乐勇敢而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农民的高尚情操,讴歌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及宏伟的气魄,表现了人民艺术创造的诗意及无穷的魅力。格林卡坚定地认为:“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我们作曲家只是把它改编一下。”^②当权的农奴主企图用意大利剧团无关紧要的颤音和华彩经过句压制人民创造的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格林卡的音乐并没有被遗忘。十九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作曲家们把格林卡的《伊凡·苏萨宁》作为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完美的活生生榜样,创作了热爱人民的、优秀的歌剧。在用音乐形式表现历史传说、表现人民幻想世界的探索中,童话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他们的卓越范例。俄罗斯交响乐在逐步形成,用柴可夫斯基的话说,它如同橡子孕育的一棵橡树似的,已包含在格林卡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里。

俄罗斯经典音乐正像十九世纪俄罗斯全部经典文化一样,是在人民与农奴制度的伟大斗争中诞生的。当这个制度危及了俄罗斯自身的生存

① 《列宁文集》第2卷,第473页。(本书注释凡未注明出处的均为原注)

② 改编——使音乐适于某种乐器或乐队的演奏,格林卡在此给“改编”一词赋予了更为宽广的含意。

时,便产生了俄罗斯经典音乐。一八六一年,农奴主放弃了农奴制,但仍试图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试图继续盘剥农民,尤其试图保留俄罗斯专制政体——他们进行政治统治的主要保障。此时,俄罗斯经典音乐依然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当俄罗斯作曲家们植根于反对农奴制的土壤之中时,他们受着格林卡在艺术方面的遗训的影响。离开格林卡,就不会有达尔戈梅日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廷、穆索尔斯基以及柴可夫斯基。一八八一年,彼得·伊里奇幽默地给自己的出版商尤尔根松写道:“我是格林卡的产物。”

光阴荏苒,但对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回忆并没有在柴可夫斯基的心中黯然失色。观看歌剧《伊凡·苏萨宁》成了柴可夫斯基极其珍贵的回忆之一。在远离母亲的地方,他没有忘记在信中给她提到:“沙皇加冕纪念日那天,我们和您一起到剧院观看了《为沙皇而献身》。”^①柴可夫斯基的一生经历了各种丰富的音乐感受,然而在四十多年后的一八九二年,在和《彼得堡生活报》一位编辑交谈时,他怀着很早以前就体验过并在他一生中留下痕迹的美感引起的喜悦心情解释了自己对《伊凡·苏萨宁》的特殊的厚爱……

在柴可夫斯基对格林卡音乐的评价中,包含的不只是爱。翻开七十年代纸张发黄的《俄罗斯新闻》,重读柴可夫斯基关于音乐的文章,在反映莫斯科音乐生活的冷静的文字中,不时能见到渗透着特殊激动与柔情的句子。柴可夫斯基称赞格林卡的歌剧是“不可企及的、天才的”。分析格林卡给悲剧《霍尔莫斯基大公》的配乐时,他惊叹道:“艺术创造达到了极致,这奇异的美令人叫绝,简直无法用语言描绘……”

柴可夫斯基的艺术视野格外宽广,我们还会不止一次证实这点。他无限热爱莫扎特,喜欢比才和格里格,高度评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才华,对巴拉基列夫怀着敬意。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审美观有一定变化,

① 据悉,因尼古拉一世的愿望,歌剧《伊凡·苏萨宁》更名为《为沙皇而献身》。柴可夫斯基第一次看《苏萨宁》的那一天,正是尼古拉一世加冕纪念日。

但对格林卡,尤其对《伊凡·苏萨宁》,正如他知心朋友拉罗什公正指出的,他是“忠贞不渝”的。柴可夫斯基的全部音乐活动都是在格林卡给俄罗斯作曲家开辟的广阔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真挚而深刻的人民性来自格林卡,艺术现实主义及用完美形式表达的、撼人心魄的感情来自格林卡,而且,用柴可夫斯基的话说,格林卡创造了充满“真正俄罗斯精神”的音乐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剧《天鹅湖》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作者正是格林卡的产物。

❖ 第二章

在家庭中

彼得·柴可夫斯基生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父亲，矿山工程师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柴可夫斯基在此三年前被任命为卡姆斯科-沃特金斯克冶金工厂的厂长。所以，未来的作曲家降生在沃特金斯克冶金工厂的工人村里。

彼得出生之际，他父亲将近四十五岁，母亲二十六岁。小男孩生出来时结实又健康。当地气候寒冷，冬季漫长而多雪，春季短暂，夏季炎热，这对小男孩的身体大有裨益。经常在户外和小朋友们玩耍时，他不知不觉地仔细观察了周围大人的生活，贪婪地吸取了各种感受。夏日凉爽的夜晚，工厂池塘那边传来渔人悠扬凄凉的歌声，冬季从碾得很瓷实的大路上，传来驿站三套马车清脆的铃铛声，冻了一层薄冰的白雪闪闪烁烁，在脚下沙沙作响，淡蓝色透明的倒影映在雪原上。二月，呼啸而过的、彻骨的暴风雪留下硕大的雪堆。谢肉节来到时，工人村里用冰雪堆一座小城堡，中间站一个人充当“市长”。工厂的青年们一边唱《小柳树》歌，一边齐心协力、又喊又叫地冲向城堡，试图把“市长”推出城去。这象征着谢肉节把冬天从冰雪的城堡里赶走。转眼间，复活节在沁人心脾的钟声中来到了。再往后，就快乐地庆祝河流开航，少女们在悼亡节跳轮舞，在漫

长的夏日里采浆果、胡桃和蘑菇……绵绵秋雨把孩子们赶回家来。但偌大的家庭里从不寂寞。不是大哥科利亚在宽敞的大厅里玩起热闹的骑马游戏,就是妹妹和堂姐给生了病的洋娃娃治疗,要么就是彼佳自己不知疲倦花样翻新地编出新游戏。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在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的信中多次提起“全家的宠儿”彼佳。在柴可夫斯基和睦的家庭里,每次别离都会使大人和孩子们同样焦急不安。出远门的家庭成员会收到不厌其详的长信,其中往往包括很珍贵的细节。一八四四年七月底,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夫娜·柴可夫斯卡娅带着大儿子去彼得堡办事去了。和母亲的别离在彼佳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孩子生平第一次的痛苦,唤起他生平第一次音乐创作的激情。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总能在繁忙的矿山事务中,为孩子们抽出一点时间。他在八月二十六日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彼佳和妹妹萨莎成天唱他们自己创编的一首名叫《我们的妈妈在彼得堡》的歌。萨莎当时不到两岁。因此,可以肯定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未来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作曲家。为使自己的音乐能慰藉和鼓舞大多数人的心灵,作曲家倾注了全部心血,而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在音乐中寻找慰藉和鼓舞的。

音乐天赋通常在意识刚刚形成的童年就表现出来,无怪乎音乐和早期感情世界有那样密切的关系,无怪乎音乐表现了诸如摇篮曲、哭诉呜咽这种最单纯、最生动的音调。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阅历的增加,音乐创作也走向成熟。音乐能够表现复杂的情感活动,表现风景画面,表现个人的气质和人民的性格,并且能表现由数代人,由整个时代的人生经验升华而形成的伟大思想。

这个奇异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是怎样、是为何成长为伟大的作曲家的?对于上述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备的答案。但我们试着更贴近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仔细考察他的先天条件和生活环境,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家庭。

在作曲家最早的祖先中现在有据可查的是曾祖父费多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柴可夫斯基。十八世纪初,他在彼得大帝军队里服役,年轻时参